2026年4月8日 星期三
责任编辑/杨杰 视觉编辑/姚培 周亚莉 校检/曾勇
贵州教育报

求学路

■蒙勇

很多人说，上学路，是一首诗，是一支歌，是一篇童话。我的上学路，既没有诗，也没有歌，更没有童话。但，它是泥泞中不断延伸的远方……

一

上小学的路，一条只有三百多米的田埂路，一条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泥巴路。

踏上那段路，是1986年9月姑姑送我入学的时候。通过那段路，我进入了学堂。

报名那天，我和很多小朋友一样，用手紧紧攥住木制窗条上，吊在上面。好奇，期待，希望老师早点叫自己的名字。等了半天，终于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。迅速松开手，从窗户上掉下来，再从人群中挤着钻出来，奔跑到老师面前。老师看我身材瘦小，便叫我用右手绕过头顶摸左边的耳朵，还好我的手长，刚好能摸到耳朵。如愿报上了名。

刚入学不久，二婶生病离开了我们。弟弟妹妹都很小，给二婶端灵的任务由我完成。那时的我，不懂死亡意味什么，但我深深地知道，我没了二婶。

从那以后，走在路上，我总是以泪洗面。那段路，既是泥泞，也是眼泪。同学们看见我总是流泪，也因此把我哄完整个小学，我也哭完整个小学。

二婶走后的一天，正在上课，家里传来鞭炮声。我忍不住冲出教室，哭着往家跑，因为我知道，久病不起的爷爷走了。他再也不能带我了，不能带我去村子里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吃饭了。如果不是爷爷经常带我去吃点有油水的饭菜，老师让我摸耳朵时，我可能还摸不到。

两个亲人相继离去后的一天晚上，奶奶正给我们六个兄妹洗脚，“呼呼呼”的声音让奶奶变得十分惊恐。她匆忙跑出门，发现用茅草盖的厨房燃起来了。她慌忙把我们转移到空旷的院坝里，救火去了。我们拼命地呼喊，请求邻居帮忙救火。邻居们从四面赶来，有的搬物品，有的用水缸里的水泼，有的用粪水浇。大火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扑灭了。正房救了下来。损坏的厨具半年多才备齐。

亲人离去。那场大火。奶奶倒下了。

不久，奶奶也离去了。

九个月，三个亲人离去。

从此，我上学的路，除了布满泥泞和眼泪，更是一种凄凉、一种遭遇、一种童真中的晴天霹雳！

那年月，放学集会是经常的事，谈的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催收书学费，我自然也属于被催学费之列。六年级那年，因为没有书学费，开学第一天，我没有去学校。我去参加了表哥的婚礼。班主任老师担心我不读书了，给我垫缴了书学费，帮我领了书给我送来。我又回归了学校，终于读完了小学。

二

小学毕业那年暑假，我和爸爸学做瓦。顶着烈日，在瓦厂坝里跑。每天出很多很多的汗水。

那个假期，陪伴我的，是烈日，是瓦厂坝，也是汗水，还是身体上晒脱的三层皮，也是我那个暑假的路。

老板家有两个老人和两个未婚的大龄青年，土地很宽，种了很多南瓜，每天三餐都和南瓜打交道。南瓜也成了那段路上的一个岔道口。

回到家，妈妈问老板家生活怎么样。

爸爸调侃道：“早饭水煮嫩南瓜，中午吃四大天王，晚上杀猪。”

偶尔，南瓜餐也有鸡肉星星。这更是我终生难忘的调料。

有一天，老板家小儿子跑到瓦厂里面给我说：“老表，今天晚上打牙祭。”当时我以为是他们赶场买肉了。

那个年代，吃顿肉是很奢侈的。我们收活的时候，饭还没有做好，我去厨房里面转，好奇地看哈吃啥子好东西。

“幺们，今天把你饿够了。”老板家老伴对我说。

她接着摆道：“今天，黄鼠狼咬死一个鸡仔，有两斤左右，我们晚上吃鸡。”

说着，把鸡仔弄成的肉末和辣椒末一并倒进锅里面炒了起来。由于放的油太少了，才翻两番就糊了，她急忙往锅里倒了半瓢水，然后再放上盐，一起煮，等水差不多烧干的时候，“鸡肉”就起锅了。

吃饭的前半程，我一直都没有吃所谓的鸡肉。后半程，不知是烧酒起了作用，还是出于对南瓜的厌恶，和大家一起吃“鸡肉”。不过，六个人吃一只两斤左右的鸡仔，后半程根本也没有几粒鸡肉星星了，倒是有些辣椒末的。

烈日、瓦厂坝、南瓜为伴的暑假，充实。脱去的三层皮，包裹着一门厚重的泥瓦手艺。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学会了吃苦。

隔了几年，老板家才把工资结清。外出读书后，我经常去看老板一家。后来，老板家老两口相继去世了，大儿子也在一次车祸中走了，剩下的一个小儿子也结婚了，生活还算幸福。

我为我曾经的老板家祈福！

三

进入初中后。一个年级一个班，每个班级学生不多。三个年级的很多同学都成了要好的朋友。我很瘦小，他们对我很好，偷来的白菜也会分一些给我。如今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，时不时地都会相互叮嘱——“注意安全”。

上初一那年暑假，爸爸又带上我去临近的乡镇去帮人家做砖。快开学的时候，邻居罗伯伯和他儿子给喻老师推荐，我顺利转入了沙土中学。这个学校很有名气，就连省城都有把娃娃送来读书的。进入这样的学校，大家都在拼命地学习。房东家晚上要断电，同学们跑到车站以及街道的路灯下面学习。学校的学风校风很好，老师们很努力，同学们也很认真，很多成绩好的当时都考上中师中专，跳出了农门，家庭条件好的和成绩中等的进入了高中继续读书。

在沙土中学读书那两年，路是街灯，更是明灯。

当时中考考两次，第一次入围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。第一次入围了，到县城考第二次，也是第一次到县城，因实力不行无缘中师中专，最后只拿到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。

三年的高中生活，让我忐忑了三年。

三年的路，是犹豫，是纠结。

最后，勉强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学习。

四

毕业后，乘着下海的列车，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，绿皮的。来到杭州湾，参与到跨海大桥连接线建设的大军中。

每天早上，与地平线上的太阳同时出工，隆隆的机械声，在熟练的劳作中奏响。中午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，顶着明晃晃的太阳，沐浴着滚烫的海风，围着快餐车，狼吞虎咽异乡的菜肴。晚上，回到工棚，工友们在夜色中操持着各自地方的饭菜，偶有当地渔民烹饪海鲜的味儿，顺着风，穿透口鼻，伴着清口水流进肺腑，甚至进入梦乡。咆哮的海浪拍打着沙滩，声音夹杂在海风的声音里，惊醒了酣梦，声音无序，思绪确有万千。

太阳，日复一日地跳出地平线，把盐碱地晒得发白。做砖瓦匠那年月练就好了身板的我，没有半点“枯萎”。和成千上万的工友，历经一个多月的高温中，盐碱地换客土，一步步，一天天，让崭新的跨海大桥连接线披上了绿装。

那段时光，路是呼啸而过的列车，是海风，是海浪，是思乡。

后来，发生非典那段时间。我戴上口罩，登上返程的列车，回到了贵州。

回来后，先在花溪十里河滩落脚，培育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花卉苗木，参与到大大小小街道的绿化、美化、香化；后又在“天下第一漂城”——施秉“漂”，与工友们一起把这个城市装扮得漂漂亮亮。直到2004年9月，回到老家金沙，参加大中专毕业生竞争上岗考试，被安排到乡镇工作了。

现在，没有上学了，也没有到处漂泊了。但求学的路，仍在不断延伸向远方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金沙县委巡察办）

《云朵小屋》
都匀市第一幼儿园大二班 谢梦瑶 指导教师：杨化瑞

我的乐园

■王开碧

在记忆的版图上，总有一隅小小天地，藏着四季清风，盛着清甜果香，漾着满目翠绿，更载着数不尽的童年欢喜。那是故乡的小院，是父亲的果园，是母亲的菜园，是我心底永不褪色的乐园。

故乡的小院，是乐园最温润的底色。

黄泥铺就的地面，凹凸却光滑，浸着岁月的温凉。木屋旁的木桩，青苔悄然蔓延，攀着斑驳土墙，织就一片温柔绿意。没有精致雕琢，却满是自在烟火。

清晨，鸡鸣划破晨雾，阳光穿过枇杷枝叶，洒下满地碎金，那是我与伙伴追逐嬉戏的光影；午后，静坐院中，看云舒云卷，听叶语沙沙，时光也变得柔软绵长；傍晚，炊烟袅袅，饭菜香气漫溢，玩倦的孩童一哄而散，奔向各自温暖的家门。一砖一瓦，一草一叶，都盛着无忧无虑的旧时光。

父亲的果园，是乐园最甜蜜的诗行。

那算不上规整的园子，只是老屋前，一圈果树静静生长。桃、梨、枇杷、杨梅、柿子，挨挨挤挤，守着一方欢喜。

春风拂过，便是花海一片。粉桃、白梨、淡黄枇杷花，层层叠叠，蜂蝶翩跹。我穿行花间，轻触柔瓣，甜香萦绕鼻尖，满心都是温柔。夏日繁茂，青桃、圆李、枇杷藏于绿叶，踮脚寻得一颗成熟果实，轻咬一口，清甜汁水在舌尖绽放，是童年独有的滋味。秋意渐浓，柿子如灯笼高挂，黄梨压弯枝条，我随父亲采摘，捧满果实，笑声在林间久久回荡。

母亲的菜园，是乐园最鲜活的乐章。

一方小菜园，被母亲打理得井然有序，一畦畦翠绿，错落成诗。

春日播种，菠菜、油菜顶露而生，嫩得惹人怜爱；夏日蓬勃，黄瓜垂枝，番茄透红，豆角攀藤而上，满是生机；秋日丰收，白菜裹心，萝卜藏土，静待一场温柔相遇。

我总爱跟在母亲身后，学着浇水却扬水，高呼：“下雨喽，下雨喽！”学着拔草，却常菜苗杂草难辨，惹得母亲哭笑轻叹；学着摘菜，总误采嫩苗，连根拔起；又或与蝴蝶追逐，把规整菜地踏成小小“战场”。

蚂蚱轻跳，蜗牛缓行，泥土清香漫溢指尖，那肆意自在的欢喜，是中年岁月里，最为珍贵的慰藉。

故乡的院子，装着烟火日常；父亲的果园，藏着清甜果香；母亲的菜园，裹着鲜活绿意。我的乐园，无繁华游乐，却有纯粹欢喜，有父母温情，有自然馈赠。

如今远离故土，世事流转，物是人非，可一念起那方天地，心底便漾满温暖。那承载童年时光的小院、果园与菜园，永远是我心中，最温柔、最难忘的乐园，岁岁年年，芬芳如初。

（作者单位：都匀市第十六小学）

那流淌着阳光的河

■万兆军

童真像一蔓瓜藤爬上灰墙
愿望比炊烟还飘渺
比蓝天还辽阔
鸡鸣声犬哈声混杂着孩子们的嬉戏，哪里顾得上
奶奶那长一声短一句的呼喊

整整一个盛夏，与水为伍
是孩子们的乐园
愉悦填满了漂着花瓣的河床
村头那口留有母亲叫魂音效的古井
是通往母亲子宫的捷径
因而，绕村而过的小河荡漾着母亲的柔情

亮晃晃金闪闪的河面
从不缺少阳光普照
随时都绽放偷欢的心情
河岸边青草葱绿
最撩眼的却是迎风而开的野花，至今
仍夹在日记本有奇香传来
尤其那个爱采撷野花制作花环的女孩
面对煤油灯点亮的家园
把山歌唱得格外的清纯婉转

后来，那女孩
茁壮地成为了我的母亲
从此，那淌着阳光的河面
高一声低一声
多了我的乳名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贵州作家协会会员）

傩魄深处

■陈月平

平坝的樱花，开得有些不管不顾，粉白的花云压着低低的枝头，仿佛一场盛大的、即将消散的梦。从这片浮光掠影里抽身出来，我与两位四十年前的赤水师范同窗，却将车头一转，径直驶向了花溪的桐木岭。此行的目的，沉甸甸的，只为叩访一处魂魄的栖所——贵州傩戏文化园，与那秦氏傩坛第33代传人——秦仁军。

园门并不显赫。甫一踏入，先声夺人的，是一条幽深的傩面具展览甬道。两面木架森然排开，上百张面孔错落其间，沉默地凝视着来客。那是怎样的面孔啊！青面獠牙的，怒目圆睁；憨态可掬的，嘴角微扬；威严肃穆的，眉宇低垂。木纹的肌理里浸透了岁月的包浆，雕工的每一道凿痕，都扎实得仿佛能听见匠人屏息的沉吟。

他是印江的土家族人，生于1975年。他的人生，从5岁起，便与傩戏牢牢绑在了一起。跟着父亲秦祖发走村串寨，为人“还愿”。主人家端出的热饭热菜，师兄们处处回护的温情，让他觉得，戴着面具、唱着神歌，是一件体面甚至荣耀的事。他心灵手巧，剪纸、扮先锋，学得飞快。那时的傩戏，是他童年世界里一抹明亮而神奇的色彩。

13岁的叛逆期，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冷雨。当他在台上演着“先锋戏”，被路过的同学撞见，“迷信”两个字，如同两块冰冷的巨石，瞬间压弯了他稚嫩的脊梁。

转机，发生在一个同样下雨的17岁。他的父亲秦法通，与两位年迈的师兄，从思南文家店绕了远路来看他。近70岁的父亲，怕被城里同学误认作“爷爷”，怕自己一身土气给儿子丢脸，只敢瑟缩地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阴影里，怯怯地张望。那一刻，望着父亲佝偻而卑微的身影，少年心里翻江倒海。当晚，他便向室友坦然宣告：“我父亲是傩戏艺人，这就是我的根，我不藏了。”一场雨，浇醒了一个少年的魂。从逃避到认领，往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、名为“尊严”的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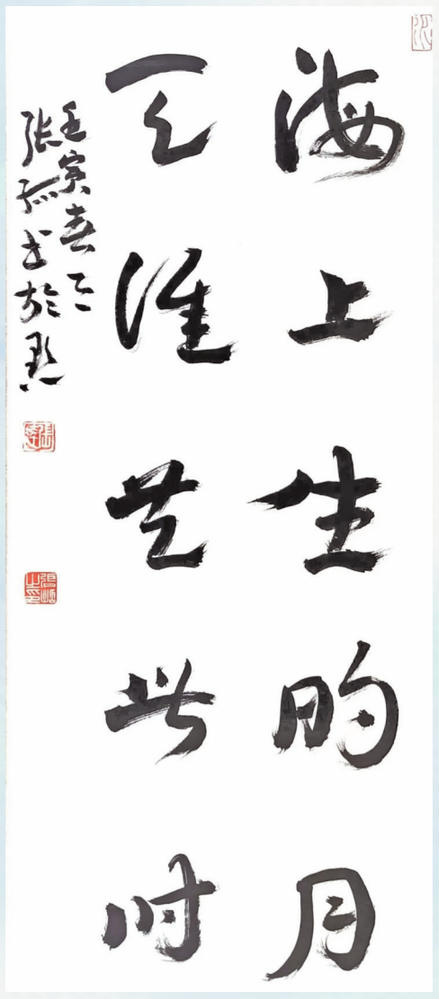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商专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分配的工作，将整个身心扑进了这条注定清寂甚至被视为“落后”的路上。也曾与侄儿抱头痛哭，恨这门手艺不被世人理解，恨前路茫茫。但他没有退。他的脚步，开始丈量正安、碧江、德江、印江的山山水水，寻访那些如同风中之烛的老艺人，记录那些行将消散的老坛班。

2012年，他成立公司，试图为这门古老艺术寻找在现代社会的存续方式。2014年，一个庄重的仪式在茅山殿举行，90高龄的父亲，以最传统的“肉口传渡”方式，将掌坛师的衣钵正式传予他，赐法号“秦法雷”。那一天，秦氏傩坛三百年的香火，那缕摇曳而坚韧的魂，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中。从此，他接过的不仅是一门技艺，更是一整个族群的记忆，一份沉甸甸的、关于“不绝”的承诺。

荣誉与成果，便在这日复一日地“守”与“跑”中，悄然而至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乡村文化名人、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事……头衔多了，可他说话的口气，依旧平淡得像园子里的泥土。作为民进会员，他将傩文化保护的急迫与老艺人的困境，写成提案，带进议政的殿堂。

更令人动容的，是他对文献的抢救。他牵头搜集起328册、共计13913页濒临失传的傩文化古籍文献。这些泛黄的、脆弱的纸页，并非来自图书馆的高阁，而是他从深山老寨里，从老艺人珍藏的破旧木箱底，一遍遍恳求、商借、亲手誊抄而来的。最终，它们被校勘、分类、编目，汇聚成35卷本的《贵州傩文化古籍文献集成》，填补了贵州傩戏文献系统整理的空白。这分明是一次次虔诚的“接引”，将那些流落荒野、即将湮灭的魂魄，请回文明的殿堂。

他长期深耕于田野，将那些口传心授、稍纵即逝的傩仪、傩歌、傩舞、傩俗，转化为可留存、可研读的文字。他耗时多年编纂《贵州傩古籍唱书》，只为原汁原味地保住那些古老的唱腔与台词。依托花溪的园子，他建成了贵州首个民间傩文化研究成果展厅，将古籍、手稿、面具、法器、谱系图集中展示。他与高校共建基地，参与编写教材，让傩戏的学问，得以进入年轻学子的视野。



《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》
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 书

舞台之上，他同样倾注心血。整理复排《开山猛将》《秦童》等经典剧目，让傩戏从乡野草台，登上央视网络春晚、省级艺术节的殿堂。对于“上刀山”“过火海”这类惊心动魄的傩技，他坚持进行规范化整理，剔除了其中愚昧的糟粕，保留了其作为仪式艺术的震撼内核，让传承走向科学。

夕阳西下时，五行亭的影子被拉得细长，傩魂园的木窗格上，涂抹着一层温暖的余晖。我们告辞离去，回头望去，他又弯下腰，回到了那片菜地里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只有日复一日的俯身与劳作。傩魄的深处，便是秦仁军的半生。他守着的，是花溪这一亭一院，一坛一戏，是贵州傩戏这缕非遗烟火里，最朴素、也最坚韧的那一点光。

分别时，他站在园门口，身影融入渐浓的暮色，声音低沉而清晰：“傩戏在，我就在；即使只剩我一个，花溪的傩魂，就不会散。”这话语，不像誓言，更像一句平静的陈述，关于生命，关于责任，关于那深植于泥土、流淌在血脉里，无论如何也要传下去的——魂。

（作者单位：习水县教体局关工委）